

時事述評

心理的放棄華北

華北政委會委員長黃郛氏，一再發表談話，皆謂華北之最大危機，在於一般心理的放棄華北，且致嘆於北方之死氣沉沉，這是何等沉痛的語調！凡有血氣，都應該有所感動吧！

就黃氏之言而加以申述，所謂心理放棄，即是認定我們的實力，不足以抵敵日本，日本兵已迫臨平津城下，又有許多漢奸幫忙，他需要何時佔領華北，便何時動手就是，我們只有退避而已。觀察社會一般人士，其具此種心理最顯著者，大概有兩種人。一為知識分子，他們明瞭世界的現狀，知道日本是現代國家之一，而我國相去太遠，處處自慚形穢，遂無形中造成此卑弱怯懦之心理；二為無知愚民，他們自始即相信沒有主子，天下是不會太平的，如



卷三期 第八期

目錄

時事述評 心理的放棄華北 共匪突圍之認識

報紙的責任

老潘

別了漢泉(續第六期)
又是一度相逢(詩)

碎了的心補綴起來

暑中記事

雜感

青年 麥又田上
疑問

園地 初秋的夜晚



長征 張塋 程梅 謝英 謝英 夜波 維真

今宜統復位，進入關內，恢復舊日河山，理該如此，用不着什麼抵抗，那知道華北之不可放棄呢！此外介乎智愚之間的人們，原無定見，可上可下，於不知不覺中早被這兩種輿論所同化了。
吾人以爲愚民，殊不足怪，所切切引爲深憂者，在智識分子之太墮落。如以爲力不敵日，便可放棄華北，則閩南亦日本所欲，亦同樣力不敵日，也打算放棄嗎？仿此推論，則新疆須放棄於蘇俄，雲南須放棄於法國，長江流域須放棄於英國，如此，中國將何以自存！

一個民族的永久生存，必有其獨立不可侮一節，初不必問其武力之強弱如何？因為武力係由外而致，暫時雖不如人，但經過相當的經營以後，便可日起有功；若夫精神，則自內而生，為生命之所託，非養之有素，不能僥倖而致。古人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一個人，若是萎靡不振，事事畏葸退縮，抱得過且過的態度，不求上進，不知羞恥，便算心死，民族亦然，假如稍受挫折，便即頹喪退讓，無發憤為雄之朝氣，縱無敵國外患，也只有自趨於滅亡。

在目前國難嚴重的情勢下，我以為我們不要問敵人之惡不惡，要先問自己之該不該亡。至少須「盡其在我」，才能說「聽其在天」。不論敵人是怎樣的逼迫，我們總得要蓬蓬勃勃地埋頭苦幹，一致向前，不懈怠，不短氣。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也只有臥薪嘗胆的人們才能辦的到。

華北接近東省，對於日本之暴行，所見尤切，反而死氣沉沉，先存放棄華北心理，實大可駭怪！論語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這是何等雄壯的氣概，愛國之士，不當如此！我願全國民衆，尤其知識分子，振臂而起，挽回此放棄華北之變態心理，同時大聲疾呼，打破此沉沉的死氣。（葛民）

共匪突圍之認識

不少的人曾經是這樣錯誤的認識了，江西的共匪在大

規模的封鎖與圍剿之下，忽在福建突出重圍，擾亂閩東，這無疑義的顯示出五次圍剿失利亦禍將再度猖獗，

果真如此嗎？不能不用我們冷靜的頭腦，做一番客觀的分析，因為一個事情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具備了客觀必然地條件的。

雖都承認江西的共匪在蔣委員長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策略與嚴密封鎖下，受了重創，幾年來盤踞的赤匪老巢，都先後克服了，在前幾年赤匪在江西佔有數十縣，今則只餘幾縣了，匪區日益縮小，崩潰在即，自不能不作困獸之鬥。這次的突圍很明顯的是因了封鎖周密，匪區起了食鹽，醫藥，食品……等絕大的恐慌所致。我們知道一個被獵人圍攻的走兔，在千鈞一髮的時候，分明知道死的恐怖迫在頭頂，但還須作一個最後的掙扎，今日閩贛將消滅的赤匪突圍，正與此相似。

據報紙所載，這次赤匪突圍，完全以掠食為目的，並沒有什麼計劃，這確是事實。且赤匪的首領們，深知這五次圍剿，與前不同，今日的匪軍勢力，非先前可比，假使仍然因襲從前的盤據戰略，是必然的更迅速的走向崩潰之途，所以在國軍布設閩西的圍剿戰線時，就企圖突圍而出。

因此我們應認識這次赤匪的突圍，是困獸之鬥中的迴光返照，絕不能像那悲觀人們一樣的誤認為圍剿失利。（里華）

報紙的責任

長征

太古的時代，「雞犬之聲相聞，民老死不相往來」自然用不着什麼報紙。中古的時代，交通不便，隨地成俗，衣食所需，取給於本鄉本土，也用不着報紙。我國報紙的產生，是在歐風東漸。海禁大開，輪船，火車，電報，工廠等出現的時候。而且最初在中國辦報的是外國人，所以報紙是工商業社會的產物，中國的報紙乃以歐美為嚮導。

談到歐美的報紙，那還了得，一印百十萬份，一份十來張，有晨刊，午刊，晚刊的分別，而且各地有地方版。讀者多至千百萬人。資本多至幾千萬金，職員多至幾千人。歐美報紙的責任，乃在監督政治，傳播消息，作國民的喉舌，為外交的後盾；至於指導社會，教育民衆亦不在題外。歐美稱新聞記者為「無冕皇帝」，為人重視，可想而知。因為中國經濟的落伍，中國的報紙也遠不能與歐美相比。歐美報紙所能做的事，我們不必做而且做不好。「鄉裏獅子鄉裏舞」中國的報紙究竟也有他應該做的事，應盡的責任。

中國的病根是文化落伍。歐美各國都具有資本主義的文化，中國的封建文化，却一再擺脫不了。然而中國民族要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非急速趕上歐美的文化水準不可，

為適應這個目的，中國設了很多學校。但是能到學校受教育的，不過人口十分之一二。其餘多數民衆應該接受所謂民衆教育或是社會教育。但是民衆教育與社會教育的機關很少，前途也無廣大的發展。就是在學校受過教育的人，所得有限，往往不能應付實際生活，也有補充教育的必要。報紙在教育上，有很大的功用。歐美一部分人民，出學校後，其教育全靠報紙。學校的課本知識，過了三五年，往往是失了效用。報紙可以供給人民時代的知識。學校的課堂只可容百數十人，報紙却一印千萬份，影響的人不可數計。中國人有的還沒有讀報的習慣，這因為報紙不容易讀得懂。或是報紙不設法與人民接近，但是人民需要報紙，只有比歐美更切。中國報紙的第一個責任應該是教育民衆，使他們急速地現代化。

說起來痛心，實際上現在中國還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東西洋各國早已在數十年前把國家統一了，合力向外。中國却一直鬧着內亂。去年有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接着方振武吉鴻昌肩着抗日的旗子進攻北平，今年又有孫殿英進攻寧夏的戰爭。亦匪為患數省，至今未能剿滅。報紙廣銷各地，可以消滅關於文化的「地方區別」，原

有促進統一的功效，目前，擁護統一更要算作報紙的責任之一。

很少人注意報紙在國際上的功效。報紙是外交的好幫手，也是文化侵略的利器。各國大致用報紙宣傳自國的好處，以取得世界的同情，另一面就拚命攻擊敵人與仇人，使他或他們孤立。各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都有他們的報紙。一面維護本身的利益，進一步就向中國人進攻。過分張揚其本國的勢力，遇事便說形勢嚴重，來威嚇我們。離開我國政府與人民的感情，各方挑撥。好些金融恐慌是外報造成的。這種虧我們吃得很多，不免要繼續吃虧下去。我們希望報紙來擁護國民，防止帝國主義者的文化侵略，這是報紙的又一責任。

中國交通不便，消息容易隔絕，俗話說，十里無真價。在這消息隔絕中，有不少物力人力的浪費。傳播消息原是報紙應盡的責任。不只如此，報紙要多數人看的，新聞記者應該為民衆說話，代民衆說話，還要儘量引起民衆說話的興趣，給子民衆說話的機會。這可以說是為民衆喉舌。至於報紙監督政治，原是老生常談。在目前政治狀況與社會條件之下，我們不敢與歐美先進的國家相比，但是也不希望新聞記者會把這種責任忘了。

以報紙在現在社會所佔的重要地位而論，不應該只是營業的機關或宣傳的工具，牠應該是社會的「公器」為民衆謀物質上與精神上的利益。牠應該是民衆的瞭望台，民

衆的指南針。歐美人民起床後有三件要事，盥漱，吃早點，看報。我希望報紙成為中國人民的日常需要，加入柴米油鹽醬醋茶，而為「第八件事」。凡是識字的每人選一種自己愛看的報，不識字的，也可以請人誦讀。報紙如有不好處，大家設法改良牠。總有一天，大家會把每日精神上的糧食看得與麵飯同樣重要。但是要人民重視報紙，先要報紙盡牠的責任。

老潘

張莖

像自己這樣還沒有學成大人氣派的年紀，居然成了老師，得拿出架子來叫學生們看，叫同事們看，一時想起，總不免有些滑稽。

我相信，這是我的一種病。當你的教員好了，何必管到其他許多？然而不成，每到夜晚極度疲憊之後，倒在床上睡覺時，便把自己的面具摘掉，同時也開始追憶起日間的一切事象來，想由那些事象中看看其他許多面具裏邊的樣子，這樣，本來覺到非常疲倦的身軀，便又興奮得睜着大眼望着黑暗中的屋頂或牆角，所謂失眠便來了。

這也許是對於常教員這行沒有熟習的緣故。才來到這裏還沒有一個禮拜，各地方都還生疏，心裏便會不十分安定的。

可是我就怕睡不着覺啊。我曾經爲這個把身體弄衰弱了。現在，與那時不同，夜晚失眠，白天還要早起，還要有些工作，因此心裏便越發急燥起來。

後來，好容易把自己的心情抑止得稍爲平靜，有些睡意朦朧了，外面一陣陣的更聲却又作響起來。那木梆子的清脆的聲音打破了四下的靜寂，隨夜風飄向各處時而還夾雜着斷續的大吠聲交織成了夜的恐怖，

聽着那清脆的頗有節奏的梆梆的聲音，心又生長了翅膀，預備乘了那更聲飛翔遠去。我可真膩了。這年頭，一個破學校也怕偷還要個打更守夜的，怪事！

更聲漸漸近了，一會兒，過了屋子西邊的夾道，轉彎進了我住的小院，更夫老滯的拖拉拖拉的脚步聲也聽到，再一會便到了窗前。他費力地咳嗽幾聲便走過去了。在窗前那梆子的聲音更響，像打入了我的心坎。

這種深夜的更聲，起初還聽得有些意思，但因牠把我又弄到不能入夢的情形裏，漸漸地我便憎惡起來。可是他敲得還是那麼清脆，那麼響亮，我覺得對我這是一種嘲弄了，真想起身去說他一頓。

這時，梆子忽然不響了，接着那裏咬呀一聲開了門，聽着老潘走了進去，隨着門又關上。他是睡覺了罷，打更不都是十二點便歇的嗎？我這樣希望着。一下，一陣初春的寒風吹了進來，使我感到一些冷意，便裹裹被子，強制自己睡覺。

可是還沒一會，那裏的門又響了，分明地是他又出來，接着梆子又敲起來。並且這回一直奔我住的小院，

我可再忍不住氣了，聽他剛跨進那小圓門，我突起坐

起來，沒有點燈，穿上鞋便走了出來，

正好他也到了門前，許是使他吃了一驚，他站立在門口，梆子不響了，夾在腋間，眼死釘着屋門，等看清是我，才放了心：

「啊是張先生，還沒睡嗎？」

我原是生着氣出來的，但我沒有理由爲他打梆子生氣，因爲那是他的職責。起初我本想叫他不要那麼拚命敲，吵人睡不着；可是看他立在門口那樣子，我便沒話說出口，他是如何盡職的人啊。假若出來的不是我，而是一個賊的話，那一定他要開始格鬥了。

我沒有和他說什麼？只是，

「啊，是我。幾點了？」

「快一點了。」他已知道並沒有什麼事故，說着便走開了。他的夜間的伴侶，那個長形的梆子，又在他手下開始響了起來。他須要牠是比一隻燈籠還要緊，看那樣子。

我在門口停立一會，望天上的熟習的星子都跑到西方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氣，看那老潘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裏，更聲也隨之遠去，我便廢然的重新進屋睡去了。

過後幾天，所謂習慣成自然罷，我再不像前幾日爲更聲而吵得睡不着了。可是在閒談中，由校長說起老潘在這個學校的歷史以及他的忠厚本分來，對他，我漸漸發生了好感，而且開始觀察起他的行動，舉止，我覺這人很怪。據說他不是本地人，是自幼隨了家裏人由河南逃荒到這

裏。他姓潘而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子，都叫老潘。他同旁人一樣地不清楚他的生身父母的樣子，口有人說他七八歲時便在城裏一家當「支使小子」，後來又跑到四鄉裏做長工，消磨去了他的青春，學會了農作等事。再後來——那便近幾年的事了，這個學校後邊有一片地，想要開去來當菜園子，于是便有人把他薦到這裏當「園頭」，管理經營都歸他。因爲他的忠厚老實，吃苦耐勞，是被人稱道的，學校把這事交給他做，也頗放心，幾年的工夫，三二畝校園，便能出產許多樣肥美的菜蔬，這不能不歸功於老潘的慘淡經營。所以校長時常說：

「再找像老潘這樣託靠的人難急了。現在把校園租出去了，本來可以叫他走，可是他一個外鄉人，無家無業的，又是四五十的老頭子，叫他那兒去呢？待了這些年誰也不忍叫他走啊。沒法，便叫他打更，算有他在這裏吃飯的理由。說真的，年景雖有些荒亂，學校在縣城裏，還會有作賊放火的嗎？」

他在學校打更的來歷算明白了。打更也正須要一個這樣忠誠的人。從此，我對於他那個侏儒般的不起眼的人，他的陰晦的眼睛，紋綉黑瘦的臉龐，駝形的身腰，漸漸地沒有討厭處，反而更使人親近他可憐他。他的夜間的更聲，不但不再會使人急躁，使人失眠，反而成了催眠的歌子，聽不上一會便沈沈入夢了。

這並不是我主觀的見地，凡我們每個同事，對於這個

老人，總很少發過脾氣，雖然有時因為他作事遲緩得使人着急，一想到是因為他打更缺少了睡覺，再加之是上了一些歲數，便只好說，「你去吧，叫他們來弄。」

學生們對他更是非常和氣，他也愛和孩子們說笑，也只有在和學生們說笑時才會看見他那晦暗的面孔現出笑顏，現出天真來。

有時，學生們跑到我的屋子裏玩，由一些閑談說到某個校役身上，他們便立刻搬出在國語課上講到一個門役如何呵叱一個乞丐的一段成語來，說他們是狗，勢力眼，常像大爺一樣小視年幼的學生。

於是我問了，「老潘呢？」

大家便不言聲。可是一會兒便有人敘述起來：在熱天時候，大家睡不着覺，等先生察過宿舍，便偷着溜到後邊校園裏去，老潘也知趣，嘴里含着煙袋，悄悄走攔來，同坐到井旁或樹下，等他把旱烟一袋一袋的抽個足，經過大家幾次催促，便開始講起為孩子們非常愛聽的故事來，有時是請幼年逃荒的情形，有時請他在某一個富家所親眼見到的故事，常是把一個故事繼續兩三個夜晚不完的。每個故事裏都要出妖怪鬧鬼，並且還夾雜着男女問的一些為孩子所不十分了解的故事。說到北斗星的柄轉了角，他才再三地溫和地說：

「睡吧，明天起不來，看叫老師罰站，知道是為聽我說笑話，那我也吃不開了。」

大家便也沒的說，只好起身，拍拍土要走，可是年紀小的害怕，他便領他們回去。他也像由孩子們身上得到什麼，很安然地去睡了。因此每個學生都是他的好朋友。聽學生對我詳細地說過他的這些好處，我也不免神往，就笑着說！

「那好，下次你們聽笑話得叫我。」

「你是老師，他不給你說呀。」有的孩子天真地說了

他在學生們心裏比在先生們心裏還可親可近啊。

他就在被人讚許與親近中度過了許多平凡的日子，他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每天總是那麼呆板地緘默着，沒有見他厭惡過他的生活，憎恨過他的煩多的工作。在晚上九點，學生們熄燈，他便開始了他的夜遊，梆子是他的伴侶，不知繞學校走了多少次，一直到了三四點，雞叫之前，他才回到那土坑上睡覺。可是等第二天的八九點鐘，就又会見他在院子裏掃地或打水澆花，他一天很少休息，到處找活作。下午呢，早早把全校的油燈，擦亮罩子上好油，分送到各處，到需要燈光的時分，他便把全校的燈亮起來，他好像不須要睡眠，不知道疲倦。

平常很少見他說話，說話也極其低慢。其他聽差的互相取笑時，他永是坐在一旁看着，很少發笑，等大家找到他身上，實在沒法，他才說句「你們這羣東西」便走開。他的陰晦的面孔，正同他的微駝的背脊一樣，很少舒展，他

的眼睛是不十分光亮的。

這是一個多麼特別的可憐的老人！

自從他引起我的注意，日子慢慢地過去了個來月，我只能由大家的敘述中更知道了他的過去的大概；由日常，我看出了他果是一個可靠的忠誠的人，可是，我亦知道在他的心靈上是怎樣一個形態，我猜不透他有什麼隱密。一個無家無室的沒有牽掛的人，不正應該「今朝有酒今朝醉」地享樂嗎？我不懂，他對於「生活」二字是怎樣看法？

現在已是二三月天氣，春風吹走了冬寒，春雨帶來了新綠，每個人都會感到心裏的舒暢，學生們不再怕早操受罪，請屋裏也可很舒展地去念書了，因之學校的空氣有了起色，振作起來了。

我對於環境漸漸熟悉了，一班四五十個孩子的每個心理有了一個影子，同事之間也知道誰吃幾碗乾飯，聽差的勤儉與油滑也很瞭然。我知道，愈想更深地明瞭老潘這老人，只有在聽差們的圈子裏去找，所以每天晚飯之後，歸鴉划破彩霞飛向樹林時節，學生們多跑去操場玩，同事們則相攜去郊野中遊散，聽差則坐立在校門口台上，開始了他們放肆的戲謔。我慢慢湊去，看着聽着他們的一切。

頂孩子氣的是搖鈴的那個，叫許發。他總是愛說些傻氣的可笑的話，看見兩隻狗在路旁交尾，非給幾下磚頭不可，頂愛和老潘取笑也是他。不過他頂怕的是那個聽差首領叫炳義的。等他有了一個小小的可笑的問題爭論沒有休

止時，炳義就大聲說了，「你還說，乳毛沒退淨，也他媽的談世故，算了吧。」他當然不願聽，可是他沒法，只好賭氣閉嘴。

這時我走到這裏，聽話音好像談女人之類的事，等我走近却不說了，只聽許發還說一句：「我反正不娶媳婦，那多危險。」

炳義是非常鬼頭的，見我走來，便有話沒話的說：

「啊，張先生也不跟他們去轉轉？」

我只點點頭。

站在這裏的，陳炳義許發，還有伺候我的那個聽差，再就是兩個廚子和老潘了。

他們談得不再那麼起勁，那麼熱烈，甚至一句話也不說了。我想走開却又沒處去，我想開始話頭，叫他們知道，我是不願叫人那樣尊敬的，但我想不起說什麼。

我又注意到老潘。他是正在蹲在石階上，嘴里含着煙袋，向遠處望神地望看呢。聽見炳義跟我說話，便站立起來。他這時是穿一身毛月色的粗布夾褲夾襖，攔腰有一個黑布「搭包」，這樣打扮起來，身子比穿棉襖時細了許多，增了幾分人材，顯得英武了許多。我站在那裏，想了半天才想起一句話，就問他：

「老潘，你今年四十幾幾了？」

見我叫他，便忙轉過頭來，可是沒等地回答，快嘴許發却插嘴了：

「他呀，今年四十六了。」

老潘很不樂意，像作賣買的被人搶去生意一樣。於是嘴里咕噥着說：「我又不是你老子，記那麼清是打算給我慶八十嗎？」

我笑了，接着又說：

「四十六難得這麼結實，活八十九一定都不算回事。」

他有些樂意了，臉上顯出難得的笑容，可是馬上又消失了去，他說：

「莊稼人不指着結實有勁怎麼吃飯？活八十九十幹麼，只是受罪。」

想不到他又感慨起來。這時我像記起了什麼，接着便問下去：

「這大年紀，有家嗎？」

他看了看我，把烟灰敲出烟斗，說：

「老家是河南。可是待長了，這里便是我的家了。」

聽他說完，大家不知道爲甚麼都笑了。可是沒等我問，許發悶不住，又說了：

「張先生，你聽這傢伙還裝『呢』，方才我們就說這個來。他快當新郎官了呢。」

「大家又笑怎麼回事？」我追問着，用眼瞪許發幾下，可是許發賣弄地說道：

「是這樣，看我們老潘哥這大年紀了，半輩子受了許

多苦，積蓄了幾個錢，沒有後代多不好，再說也應有個老伴兒，免得日後動轉不得沒人伺候，所以大家勸他弄個媳婦，好容易他心眼兒活動了，炳義哥不出好主意，說娶媳婦生孩子，要吃要穿，就該受整了。再幹什麼就要受她的氣。他說不如一個人吃飽了一輩子不餓。老潘哥，你不用聽他的。張先生，你說是不？」

我笑着點點頭，大家也一陣哈哈。

接着一個年紀有五十來歲的老廚子說：

「炳義說的有了理，可是那個忙死忙活不是爲兒女，常說，積穀防飢，養兒防老，人老了指望着兒子的。」

「那麼，老潘既是願意，可有說的嗎？」我看一看到那裏像小姑娘害起羞來的老潘，再微笑向大家說。

「那還愁，有的是，」許發又說，「這時候青年的人們，幹什麼一點的，都會『自己』由去，媒人快沒人用了。」

所以一知道誰要娶媳婦，就像餓狗聞見屎一樣趕忙來了。這兩天就有給說的，可是他老沒主意，張先生，你也勸勸吧，他假正經，不想媳婦是裝蛋。」

這時老潘越發不好意思了，再瞪許發幾眼，小聲罵他一句「他媽的」，便走進被裏去了。

我也不在往下問，微笑着走開，他們也便哈哈一陣，漸漸各自散去了。

自從有了老潘預備娶媳婦的消息，同事們也常拿這做談話資料，都給他取了一個幸福的估計，想他有了媳婦養

兒生女，一生志願算就有個歸宿了。

比我們還愛談起這事情的，是那一群校役。老潘也不再覺到有什麼不好意思，他真感到春天是來到人間了，乾皺的臉上常見着笑容，身子也輕快靈活了許多，作起事情來更賣力氣，學生們也愛和他玩笑說，「老潘，娶了媳婦可得請我們吃喜酒。」老潘也便啊啊連聲地答應了。

在這樣說動不一的衆議紛紛的情形下，老潘爲了自己幾十年來的理想到這時才有現實的可能，於是就決然的接受了近來那個媒人給說合的那一處。據聽差講道，說那是城裏的一個寡婦，才三十出頭，白淨圓肥的臉，稱勻的身段，這已夠配矮小黑瘦而年老的老潘，還有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更要使他消受不起。

「還有呢，我看見過，屁股一扭一扭那麼肥大，一定是塊好地，有籽就會出芽，長好莊稼。不幾年老潘一定要領出一大羣。」

「別看長的那麼風流流地，人可正經啊。那個男人死後，這些年就沒一個敢和她親近，大家想都想不上的塊肉，給老潘吃上了，哈哈……。」

大家這樣說笑着，老潘可並不惱，只是得意的笑，他的衰老下去的心又開了花，看見不遠的將來就是自己建造的安居樂業以享餘年的一所美麗的園地。他不像以前那麼沈默，也是有說有笑的了，好像年輕了許多歲。

「娶」後婚」並不樣娶大姑娘那樣費事，先花點錢，叫那

方作幾件衣服，找個好日子用車接過來算完事。老潘這們親事決定之後，他還不十分放心，特別找了一個機會，由媒人指引着看過那人一個影子，這個影子便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了。他馬上給了媒人兩塊錢謝禮，並且在城裏他存着他的積蓄的小雜貨舖里支了二十塊錢，由媒人轉到那人的手裏。雖然這大筆款項有些肉痛，可是她就是自己的人，花在她身上等於自己花，再者，她會給自己帶來無窮幸福呢，這樣一想，他也就釋然了。

雖他接媳婦的日子漸漸近了，他除了忙着學校的事，還忙着預備道，預備那，等着那個幸福的日子。

有一天，他領來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到校長屋裏，請求校長准他幾天假，這個小夥子是找來的替工不是外人，是他的乾兒。

「好吧，」校長和氣的說，「忙了這半輩子了，娶個媳婦成家立業，再好沒有，現在呢，看你在這裏待這些年，沒有旁的，我給你幾塊錢，再特別把這月的工錢早支給你，辦完事早些回來，學校是離不開人的生人不合適。」

他快樂地謝校長出來，在賬房一共支了十塊錢，立刻就進城忙他的事兒去了。在他，這是從未曾有的快樂呀！

這時，已到了四月，正值春假的日子，學校裏因爲要乘機會修理房舍，所以把春假由三天展到七天。我就回了保定，老潘接親的日子就錯過，沒有親眼看見，等我回

來時，老潘也已經回校一兩天。他更顯得年輕了，他的臉上喜氣洋洋，再沒有那毛茸茸的鬍子，只是鬍子隨兒有些青色，頭也剃得光光的，衣服是簇新的本地染的士林布的夾衣，腰間再不需那個黑布「搭包」就非常帖身子。

我見了他，就問：

「媳婦很好吧？」

他笑了，還是有些不好意思，低聲說。

「就是那麼一個人吧了。」

「那你以後就是享福的日子了，你在外頭掙錢，牠給你管家，像你這樣老實可靠的人，天老爺不會錯待你的一定要給養些有本領的兒子。」

我是誠意的爲這個老人這樣祝福着。

「啊，我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好運氣的，有個着落就行了。」

是的，他這算有了着落了，有了個家。這也就算實現他的一生的夢想，換取了他幾十年來他的操勞的心血，他心滿意足了。

他把家安頓在城裏，租了兩間小房子。有空兒他就要去回家看看，但是怕又耽誤了學校的事，不能盡情地在媳婦跟前多坐一會，就得忙跑回來。

於是許發他們又說了：

「這傢伙真是三輩沒見着過女人，看一天跑多少趟？」

「他怕有人偷油吃，不放心哪。」

「這麼着吧，老潘，咱倆換了吧，我替你打更和校長說，沒事了晚上你家去睡，省得抱着水冷的椰子不好受說。可是這樣，一個禮拜也得給我一頓便宜，行不？」

老潘是不理會這些人們的玩笑的，雖然是猜不透他們是何居心，總以取笑旁人爲樂。

這樣又過去了許多日子，老潘和校長說明。願歇一些時候，再叫他那乾兒替工，把家裏再弄得有些頭緒再回來，校長明白他的意思，當然允許了。

其實他的本意呢，是說自己有了家，便可守在家裏住，同時打算着把多年積下的錢收回，和自己老婆開個小舖，作個小買賣，在許多方面都比較在學校打更好。

自己老婆對這也非常同意，她正嫌整日一個人在家沒事悶得慌，于是他回去之後，便陸續地把百八十塊錢的賬收回，交給自己唯一的託靠的人，開始四面八方的張羅了。

從此，我們很久沒見到學校一回，都說他是忙着要開張作買賣。校長知道他不再回來，便把那替工換了另一個人。

可是，過後忽然在一天下午快吃晚飯的時候，我們幾個人站在校門前閑談，看見由通城裏的路上走來幾個人，一路走還一路爭吵什麼，走近來，我們才看出是老潘，跟着他的，據旁的同事認識說是他放賬的那小鋪子的掌櫃，

再一個是老潘的那個乾親家。這都是他的好朋友。

走到跟前，他就大叫着說！

「先生們，救救我吧，幫幫我的忙吧，先生們！」帶着一些哭聲。

這使我們非常吃驚。看他的樣子像發了瘋，眼睛發了直而且含滿着淚，臉上的綉紋打着結，身子一擺一擺地，癱攣着。嘴裏還呼呼地喘氣。

大家都怔着了，

「這是爲什麼，怎麼了？」

「校長呢，求求校長，求求先生們救我，求先生們幫我的忙，快……」

他這樣慌急的說道着，一同進學校。號房裏的聽差們也出來，學生們也圍上來看他，他真瘋了。

「怎麼了？」大家急急追問。

他還是喊救他，幫他忙，校長這時由裏邊出來，也趕急上來，把他嚇住，問同他來的那兩個人，他那個乾親家才說：

「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是他今天上午出去，到各處一直跑到這時，忙着開舖子的事，可是誰知道回家來，不見了他媳婦，當下他以爲是出去了，可是等老半天不見來，問街坊，有的說下午出去的，拿着一個包袱，說出去看一個親戚，旁的就不知道了。他一聽，慌了，他知道，城裏是沒有親戚，除了我，他趕忙來我這裏問，我說不知道，

他看有些不對，他同我回去一察看，他那預備開舖子買貨的百八十元錢沒有了，娶媳婦來時的新衣服和一些手飾也沒有，他着了急便不知人事，好容易把他弄活，他就非要來這裏不可，他說求先生們，求校長趕急去縣衙門一趟，叫給趁早找人。這時許還走不脫。」

黑壓壓的一院子人靜靜地聽了這人敘述，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大家望到老潘，他已頓在地上，眼睛死死地望人，淚往下掉，嘴里呼呼。

「這是遇着『放鷹』的了。」校長嘆息着。「好，我去給你找找看，可是鷹一飛，是難以抓回的。」

大家勸他不要着急，回去等信，愛和他開玩笑的許發他們都不言聲了，也低低嘆息着，學生們看着他，沒有一絲聲音。

在我的記憶中顯現着他過去的影子，再滲入了今天的他這種遭遇，我低下了頭，自嘆着說，「可憐的人！」

別了漢臯（續第六期）

寒梅

八 喝了兩碗韭菜麩皮粥

天剛拂曉，街路上已經漸漸地有人聲了。

我們三個人爲着祈求生命底安全，又開始做第二次冒險的工作。

木梯？早被赤匪借去了。沒有法子，只得從閣樓上大膽的向下跳。

天是在灑落着雨點，落在泥地上，遺留着一塊一塊的像銅元那樣的痕跡，在那時，我們也管不得許多，只是依照着昨天那樣的次序，拖着飢餓的沉重的軀體，冒雨走向河邊去，預備跨上自己的測船。

「噹！」李書記剛走到前面那間草屋的背後，草屋裏陡地放出槍聲。

「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難到牠們把李書記打死了嗎？」我雖然是這般地思索着，但終敵不過恐懼的襲擊：

「別再跟着去送死吧！」

在這恐懼佔領了我整個兒的腦神經的當兒，我已不自覺地掉轉了路綫的進程。

雨依舊是在灑落，路上是十分泥濘，故意擺出鎮靜的態度，蹣跚地向前走着。

真是萬幸，走了約莫半里路的光景，雖然遇見許多步哨，以及一隊一隊的偽巡查隊，畢竟都未曾向我盤詰，只是猙獰地對我審視。

快將跨上汽車路了，沒有人，也沒有房屋，只有幾個站立在雨中的荷槍實彈的偽步哨，我知道逃出沙洋鎮在事實上是不可能，便走向一家磨麵的草屋裏去。

這家磨坊的主人是姓金，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很懂情理的年約四十餘歲的河南人。

在平時，也曾和他談過天，並且在他家喝過幾次茶，所以，早就認識了的。

「徐先生！在我們這裏吃飯吧！」金老闆瞧見我走了進去，連忙站起來招呼我。

「你們請便，我不覺得餓。」我向他們矮桌子上略爲一看，上面擺着幾碗麩皮粥，中間還夾着一些碧綠的韭菜；桌子的中間，還有一盤黑饅頭和大餅，原來他們正在進早飯。

「只是沒有好吃的東西！」他又客氣地說着。

「太客氣啦！」我微笑地：「真的不餓，你們快吃吧！免得冷了不好。」

「那末你請這邊坐。」他把自己坐的那張板凳讓給我。直等到他們把早飯吃完，我纔三言兩語的述明來意，他也慨然的允許我暫時住在他家。

草房是那樣的狹小，一共不過兩間，一間是磨坊與磨麵司務的臥處，半間是他們夫婦和兒媳的臥室，所以只有門側還有些隙地，那便是擺矮桌與和堆麵的地方了，桌旁，有一張闊不滿兩尺的竹牀——原來是金老板的次子所睡，金老板吩咐他的兒媳取出一條比較乾淨一些的薄被，攤在竹牀便指定我睡在上面。

「徐先生！你放心，儘管熟睡，萬事都有我，倘若他們來盤查，我就說你是我的老姪官，在上海學了五六年的裁縫，剛從上海回來，還不到一個月，所以脫不了上海的口音。」金老板爲人真週到，他惟恐我不安，所以很和氣的安慰我。

「好！」我只是十分簡單的回答，表示感謝，一邊合衣地鑽進被窩裏去。

爲着終宵未眠，精神很疲乏，所以上牀沒一會便呼呼地鼾聲大作了。

午後，雨還是不停，越發增長了我的愁悶。

船夫撐了一柄破傘跑來：

「徐先生！我們三五個人分頭找你，找了好半天，才知道你躲在這裏。」他的臉龐上透露着笑容。

「朱先生呢！」我關心地問着。

「還是躲在船上，經過好幾次的搜查，真有些兒嚇壞了。」他頓了一頓，接着又告訴我：「船上的東西都翻得凌亂不堪，你家底大皮箱非但被他們扎壞，而且衣物都給搶去了，只剩了幾本書和其不值錢的東西。」

「那原是有辦法的，我們只求大家安全，沒有生命的危險。」我安慰他：「剩下來東西，仍舊望你們爲我小心謹慎地保管。」

「昨晚老陳給他們吊在樑上，整整地被鞭打了半夜，硬要他說出局長和幫辦的下落。」

「我早就聽到了，只是他打傷沒有呢？」

「那樣的痛打，怎能不傷呢！」他認真地說着：「已經去請大夫診察過，貼了兩張打傷膏藥。」

「你如果遇見了老陳，勸他安心靜養，只要土匪打跑了，我們終有辦法，論功給賞。」

沉默了片刻。

「老鄉！你知道剛纔斃人的事情嗎？」金老板從外面歸來，首先打破了我們的沉寂。

「怎的不知道！」他回答着，接着又告訴我：「徐先生剛纔在沙灘上一共槍斃了八個：四個是公安局裏的，兩個是釐卡局的，一個是印花稅局的，據說都是常先生（指的「職員」）。還有一個是葉順豐綢緞局的老板。」

「你會親眼瞧見嗎？」

「怎麼不親眼看到！」他認真地說，舉起兩手做着不十

分自然的姿勢：「那些忘八且狗養的紅軍真厲害，用洋槍彈死了人不算數，還要用刀把頭顱割下來，拋給野狗吃，而且不准人家去收屍呢！」他顫動着兩片血紅的嘴唇，竭力揭穿那亦匪的殘暴。

「屍首還擱在沙灘上嗎？」

「不，他們早把它拋在水溝裏去了！」

接着我又問了些別的事情，再把他安慰一翻，囑他每天來一次，報告我關於特別的消息。

船夫離去後，我倒有點兒恐懼起來，一旦不幸被他們

抓住，也受同樣底要被慘殺，似乎犧牲得太不值得。

「在過去，報紙上刊載着共匪對於民衆殘酷的毒無人道的事蹟，我終有些兒不敢相信，以為那都是『過甚其辭』的宣傳，於今，親歷其境了，才知道以前的認識錯誤。」我的內心是這般地思忖着：「那末，他們爲什麼竟是這樣地慘無人道呢？難道公務人員都有莫大的罪惡嗎？好殘暴的衣冠禽獸哪！」

這天，爲着自己的肚子實在再也不能挨餓，所以也和金老板坐在一塊兒，喝了兩碗「麩皮韭菜粥」，至於那黑得像煤炭似的饅頭，實在有點兒不敢領教，因爲喉嚨裏咽吞不下去。

九 把我當做一堆棉被

第二天的傍晚。

我和金老板，以及磨麵司務們圍着那張矮桌，又吃第

二頓的「韭菜麩皮粥」。

老實說：我對於韭菜這件東西，爲着它有一股特別的氣味，素來是吃不慣的，更何況是放在麩皮粥裏的呢？但爲着充飢，又有甚麼辦法？

「今天全市太搜查，家家都已搜到，被拘的人真是難以計數。電報局和郵政局裏的先生，總算是最和氣沒有的了，但是也被他們查到了，非但釘鍊看管，而且還殺了兩個。」金老板侃侃地告訴我。

「統算起來，今天至少又斃了二十人。」那個年青的磨麵司務一邊喝着麩皮粥，一邊隨便的說着。

「那裏？單就各機關的先生和各商店的老板也已經二十人的數目了，還有人家的小姐和各商店的店夥呢？」金老板的次子插嘴說。

「是的，若不是老二提起，我倒忘記了。」金老板把身體抖動一下，裝着笑容，溫婉地告訴我：「徐先生！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新聞哪！」他抽了一口氣：「南大街劉家的二小姐和東柵門吳家大小姐，都是挺開通挺時髦的姑娘，前幾天，爲着學堂裏放了書假，特地從漢口趕回來，正預備住了一兩個禮拜仍回漢口去，竟被紅軍搜到了，立刻帶到司令部，由參謀長審詢，那參謀長起先是勸她倆嫁給他和他們的軍需處長做姨太太，後來便硬逼她們加入紅軍，幫同他們做燒殺掠奪的勾當，誰知這兩位小姐，頗曉大義，非惟不肯屈服，而且辱罵參謀長，因此觸動參謀長

的忿怒，便命令匪衆把她倆拖出，斬首於十字街。你想可憐不可憐？」

「這兩位小姐確是不可多得，真所謂『寧死不投降』了！」我很佩服這兩位小姐，她們縱然犧牲得太不值得，但是她們那種不屈不撓的光明磊落的精神已經是很使人敬佩的了：「那末這些紅軍究竟是誰的人呢？」

「聽說他們的軍長是曠繼勳，也是賀龍的部隊。這次他們一共來了一萬六千餘人，打算長期駐在這裏。」金老板的長子操着極流利的荆門土話報告我：「午後，我到上街去買鹽，恰巧遇見他們遊行示威，別的不曾注意，只是大小機關槍却有八十六架之多。」

「却完全是擺擺樣，爭爭場面的。」金老板截着他：「據他們隊伍裏一位運長告訴我：機關槍雖多，但是沒有子彈，假如有正式的軍隊來，那真不值一打。」

飯後，當然又是蒙被而睡呵！
夜霧籠罩着整個兒的大地，只是隱隱地可以聽到一些
猶猶的犬吠。

草房裏，懸掛着一盞半明半滅的煤油燈，終日爲人驅策着的兩頭驢子，依然是拉動着石磨圍繞着一圈一圈地轉動。煤油燈裏發出的黯黯的微光，它只是益發增加了愁人底苦悶，孤寂，悲哀。

時光是一刻一刻的，一天一天的過去，而自己則儘是躲在草屋裏蒙着薄被趨臥在竹床上。

有一天，金老板的同鄉某君，竟同來一位偽連長，據說也是河南人，所以越談越親熱。後來，金老板的這位同鄉提議喝老酒，這位連長大人竟把我當作一堆棉被而坐在上面了。金老板不敢說出這被裏有人，我也不敢彈動，只得竭力隱忍。

在他，當然是十分高興，他鄉遇故知，喝了一杯又一杯，一邊喝着酒，一邊又大吹其牛皮，說什麼軍長爲人不錯，說什麼參謀長是俄國留學生，總之，無非是替自己誇耀。在我，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恰巧坐在我的腰眼裏，我只得暗暗的喊天了。

幸虧他們喝酒的時間不長，半點鐘的工夫便宣告完畢了，我也好像釋了重負一般。

經過了這次的事情以後，我實在有些恐懼，於是便和金老板商量，準備離開這個虎穴。

商量了一早晨，結果決定派他的長子把我送到襄河那邊姓劉的人家去，因爲姓劉的和他年齡相若，並且很要好。

正預備過河的當兒，船夫也來了，在他們兩人保護之下，雖則在划子上曾被檢査盤詰，但畢竟是到達了彼岸。

「劉伯伯！這位是堤工局裏的帶辦先生，因爲沙洋那邊的共產黨鬧得很厲害，他在我家住了幾天，爸爸恐怕他受不慣驚嚇，所以囑我把他領到你這邊來住幾天。」金老板的長子首先述明來意。

「顛……！」劉老頭是上了年紀的人啦！所以他只是顛抖着：「他是什麼局的先生啊？」

「是我們水利局的徐幫辦！」船夫在一旁解釋着。

「水利局……？」劉老頭懷疑地說着，聲音是十分低微。

「是的。」我急忙解釋着：「老伯！你不必懷疑，我並非是歹人，我是在水利局裏做事，你們這邊築堤浚河，都是我們局裏做的。」爲了怕他不相信，接着又更進一步的說明：「老伯！你請放心，我總不帶累你，等將來紅軍

離開了沙洋，我當重重地酬謝你。」

「對啦！我們徐先生素來是不虧待別人的，你儘管放心吧！」船夫插嘴着。

「好！」停了好半天，劉老頭才說出這一個字來：「只是這裏沒有好的東西給他吃呵！」

「不用客氣，便茶便飯就得了。」我趕緊的回答。

大家談了幾句，金講板的長子和船夫也都辭別而渡河回家了。

未完——

北平的黃昏

王君直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是說夕陽不能持久，其實黃昏有黃昏的風味。住在北平市內的人，如果你在黃昏時候，走到西單牌樓一帶。見到許多汽車，電車，人力車腳踏車等，來往不斷地飛跑。一定感到『車如流水馬如龍』的風味。

那整天在外辛苦的人們到了這天已近黃昏的時候，都已筋疲力盡，急於要找個歸宿之所。可是兩旁便道上走着的人們，就不同了，他們或她們都好像感到在這大熱的白天，出門是太痛苦了，整天軟禁在家裏，好不容易等到了這黃昏時節，才同了愛人好友，出門逛逛，這是多麼可貴的一刻！

最惹人留戀的，是中山公園的黃昏，長美軒一帶的茶座，成百成千的排列着，在這黃昏的時候成百成千的摩登男女，湊到這個地方來，好像又新組成了一個社會。如果說大街上拉地排車的都是人類，那麼這地方閑坐的人，一定都是天上的神仙。她們是安閑，她們是享樂，她們是消耗，她們是遊玩。天雖然還沒有黑下來，可是這裏的汽燈電燈却都已亮了。那一個個茶桌上如果沒有三兩位年輕的密斯，可以說是大殺風景，或者是才打過電話，還沒有約來。一九三四式的裸腿裸腿的密斯，和戴着大白沿帽子的女中學生，在這個地方是很容易看到的。中國農村經濟破產，江南一帶旱災奇重，在這個地方，必是傻子，才會想到這些無味的事。

天是漸漸的黑了，這短時間的黃昏，也就隨着黑影消失了。

又是一度相逢

程心芬

現在我盡傾我這淒苦的血淚，
——誰叫你早先散佈了那熱情的風雲？

我願流成一川清江，

不管她看不看這晶瑩的江心，

✽ ✽ ✽ ✽ ✽ ✽ ✽ ✽

我盡情的流，盡情的流：

浮起這個萬惡叢集的地球：

他先飄至寂寂的寒宮，膜拜長過她的月姐；

虔誠的，虔誠的哀求；

球心中蘊藏着的烈火，已經燒燬了地球上的陳銹；

他又回到星雲時代的溫柔。

假如她仍不相信，

她可看他仍然飄泊於這茫茫的宇宙！

✽ ✽ ✽ ✽ ✽ ✽ ✽ ✽

他飄近火熊熊的太陽，

——借他那針尖似的光芒；

她可看清他的心是多麼的忠誠，明亮。

他飄近乳白的天河，

渡過織女，牛郎；

她願人間總是過着甜蜜的生活，
何必自己凝成殘苦的冰霜？

✽ ✽ ✽ ✽ ✽ ✽ ✽ ✽

他想這時桂魄可以認請了他的忠誠，

他飛奔到她暖暖的懷中；

似一棵落下來的隕星，

——這個宇宙又回轉了，

撤下嚴冬，永遠留着快樂的春景，

多麼美麗呀！

你看這噴出來的火花；

當他們又是一度的相逢！

八月一九日於保定

碎了的心綴補起來

蔚

我的心碎了！

怎知妳是這般的無義寡情！

我只當妳是真正的知心！

把我的苦情哀思；

絲毫不隱地向妳訴伸：

✿ ✿ ✿ ✿ ✿ ✿ ✿

有人說妳是「留聲機」。

我却不信；

仍把妳看作唯一的知己。

仍然把我整個的心情向妳訴伸：

那裏知道你是這樣的寡情！

✿ ✿ ✿ ✿ ✿ ✿ ✿

唉！我上了妳當了！

到今日才發現了妳的奸計：

怎不使我十分的後悔；

可是後悔又將何及！

✿ ✿ ✿ ✿ ✿ ✿ ✿

我不怨天尤人，

只我恨兩眼無光；

把一個寡情無義者，

當作知心！

✿ ✿ ✿ ✿ ✿ ✿ ✿

我受了此番刺激，

彷彿一支毒箭刺入了心房，

✿ ✿ ✿ ✿ ✿ ✿ ✿

把牠綴補起來罷！

前途有無限的光明！

只須把往事完全拋忘！

七、二十三日改作

暑 期 記 事 小 擷

悵 惘 (一)

萬里無雲，宇宙清明如洗。比較海暑炎天，還不算十分太熱。夏日冗長，人們都溫尋午夢去了。庭院寂寂，聽不到呢喃的燕語，細碎的鶯啼。猛然工廠裏的汽笛粗豪的吼了兩三聲，接着樹梢上的蟬鳴一聲一聲的拖長了音韻唱起煩寂之歌，益增人們的睡思和悵惘！

太寂寞了，做什麼呢；睡？怎樣處置醒來的頭痛？啊！做些什麼呢？在這樣冗長的夏日！

我不怕劇烈的哀思，和黯然銷魂的離愁；最怕的就是太平淡太抽象的悵惘！

儘管聽吧！看吧！這正在炎烈的夏日，已經戴着過重的暮氣，沉沉的襲下來了；不是秋天，當然不能說有憑弔凋零之感，不涉窮困，自不能啟動青衫落魄之情。但是，這是什麼呢

？

也許是一點詩意，絕對的抽象。我坐在四週清明的院中，一點微茫空虛的悵惘無端的曲折迂迴擦入我的心，我沒有看見那悵惘是怎樣一個東西，事先我毫無知覺，事後我又能說什麼呢？

我心裏沒有一點感想，只是充滿着瀾漫的悵惘，這悵惘是想像勾起來的嗎？我不明瞭，只是如作夢一般的朦朧。

悵惘是極難受的，尤其在這炎炎的夏日，我能爲了沒因由的不滿而生悲感而痛哭嗎？這一點平淡的悵惘輕輕地擦入心頭，却不能不令人茫然生悲！

太無聊了，太悵惘了，茫然地，我踱到庭前，一隻小狗在花蔭中打瞌睡呢；牠聽了脚步聲，陡然驚起，看

見是牠的主人，便又搖頭擺尾的跟過來，我沒有表示對牠親熱，悵惘的情緒中，要細細的看看牠的動作；牠茫無目的的胡亂走了一陣，終歸到牠的花蔭中臥下了。我轉過身來，心裏更生了莫名的膩煩，我的注意動搖了。可是說不出正確理由。

沉靜，平淡，天地間就是這麼一個東西啊！我不能意外去尋到可驚可喜的生活，只這樣沉靜下去，平淡下去，於是悵惘將永遠的成爲我的寄生物，我不能擺脫啊！我又說什麼呢？天地太大了，我太渺小了，悵惘太多了，我的抵抗力太微了——簡直就沒有。啊！蒼海的一顆粟，憑任他顛着覆着，我的心將長久的無因由的被着輕微的隱痛，而直抵於生命的末日。

庭院仍然寂寂，鳴蟬仍然唧唧，

我不能想什麼了，積糊的，悵悵把我送到夢中。 七月十二日

吃西瓜(二)

今日大熱，是入伏以來第一個炎天。我不能和海暑相搏鬥，只得去夢境中找清涼。

午睡已興，暑意迄未稍退。樹枝的鳴蟬，以已聲嘶力盡，還在嘔着餘的一絲精血。天際沒有一片浮雲，太陽却猛烈的在燃燒；灰牆磚地都被烤得炙手可熱，顯示出一種迷惘的神情。沒有一絲風息，只覺得燥熱的空氣沉重的瀰漫着。桌子底下幾個西瓜，油綠的皮面上，也現出一條條被汗水流過的痕跡；太燥熱了，又不願喝茶，自不能不計算這西瓜了。

一時沒有冰，只用冷水浸了浸，拭去上面的水痕，一把明亮的刀子切了下去；我絕沒對它惋惜，太自私了？也許？我完全沒有想像，兩眼直釘住在西瓜上。隨着刀切開了，黃色的瓢上嵌着幾顆黑子，在看着我笑呢。瓜水從刀刃上流下去，飽藏着無限的

的趣味和玄妙。緩緩咽了幾口，一陣微涼和甜的餘味，一直沁入心脾，胸襟豁然寬暢，這裏面墊伏着靈的動蕩，生的活躍。在燥熱得萬不可解的時候，來這麼一付奇劑，那赫赫逼人的青天，也似乎疏朗了，那薰悶那死寂，那迷人的慵倦，也都一雲時的幻變了！宇宙充滿了清新，生命充滿了笑意。一掬輕盈清素的瓜瓢浮在我的心頭，得不到物體接觸的感覺，它已然完全溶化了啊！

是一個不可解的神秘的真諦，從心境的炎濁悶熱，驀然換成清新境界，因而連帶着把眼前萬彙也換成了清新境界，於是心與物漸漸沉平。

然而這種清新，不是久留的，如過眼煙雲，瞬間即逝，身心復退歸於燥熱，萬彙重陷於炎濁迷惘的掙扎中。黃色的瓜瓢，除了在腦際盤旋着一絲玄虛的想像外，已完全幻滅；幾塊瓜皮橫在桌子上，被兩三隻蒼蠅抱着，當做蜜似的噉呢！

空氣又寂靜了，一根長蜘蛛絲，

從房檐墜到地上，却沒有一點顫動。心境漸沉沉疲憊，西瓜是五分鐘的興奮劑啊！還是悶熱！還是悶熱！騙子！騙子！萬事萬物就是這麼一個騙局啊！可是吃西瓜還多少有點意義呢；即便不然，又誰讓你吃它？

七月二十三日

(未完)

自殺統計

據北平市法院的統計，近三月來，自殺身死者，全市共有一百二十一人，內男子七十九人，女子四十二人，其因貧病而自殺者，四十六人，因戀愛而自殺者二十一人，因其他原因自殺者五十四人。

雜 感

喝血的世界

(一)

帝國主義喝着弱小民族的血，政治家喝着人民的血！小孩們喝着父母的血！自己喝着自己的血！讀者拿着自己的血換來了有滋味的血有刺激性的血來喝，喝血！喝血！我看喝到什麼時候止！

(二)

一棵桃樹受了多少培養灌溉，才開出幾朵美麗燦爛之花，結出幾個甜蜜之果，可是因為要吃果子的人太多了不到一刻，這幾個月培養的結品沒有了。中國每個都想吃甜蜜之果；誰來培養這棵桃樹呢？

(三)

一顆「人造金剛石」從鍛鍊爐裏走了出來，他希望能補人心的孔隙，社會的缺漏，但是和社會的磁器一碰，碎了，誰知鍛鍊了幾年，只給他披上

謝 萍

了一層金鑽石的光澤，實際上比未入爐以先沒有堅固了一點，這樣的金鑽石有點像學生！

(四)

文學是社會的心，社會的口舌。他到了那樣的環境，不禁要唱那樣的歌，可是一隻鐵手要握住這唱歌的口

！

文學像一座帶留聲機的電影，在作品裏拍照了些社會的影子，及種種事實，他要給人民重現這事實的時候統治者說：「這是有傷風化的！」一伸手捲去了這些影片！

在波浪排山倒海似的傾來的時候風呼呼的怒號好似要吃了這隻小船，可是船主他只禁止船上的人不要喊，而不想拯救的方法，這小船能達到彼岸嗎？

心

耳 呈

嘈雜的，紛亂的，
是人們底心，
是人們的一顆猜度的心。
孤寂的，悲悽的，
是我底心，
是我底一顆暗淡的心！
夜裏：
人們底心，變成了許多黑大的影子，
在我底心前，活動着，飄浮着。
白天：
人們底心，作成了許多散亂的形體，
在我底心後，跟隨着，追逐着。
然而我底心，却始終是這樣的，
同化不了，更改變不了！
啊！我將怎樣活下去呀？在這樣的
世界裏，
我恐怖着……

青年園地

麥又田上

五月初的上半年，太陽露着純白色的面孔，盡力蒸發着地面上的水分，田野間苦力者同主人像在熱鍋上的螞蟻，不住的旋轉着，頭上冒着油——不，主人是在地旁的樹蔭裏，白楊同棗樹很馴服的給他們搭着傘。

在這裏沒有白楊，沒有棗樹，只有可怕的陽光照着禿光光的麥又地，井台上的岩石發着光。在這炎熱的地帶裏，堆着一堆很骯髒的動物，麥又上井台上豎着無數雙的腳。

細瞧，立在井籬籃的碎石上的那排，是赤裸裸的小腳鴨，那是鄉下的孩子們，他們年歲小的連身子也赤着，年歲較大的也只筒着一條破單褲；再看那麥又上和岩石上，是無數雙纏着藍布裹腳的又尖又歪的腳隻，和幾顆又大又黑的腳鴨子，那便是鄉下的婦女和壯年了，她們腳上的藍布條

在又鬆又大的鞋跟上露着很大的一塊，藍布衫大大的蓋着屁股蛋，褲子很肥，在腳頸上抽着腿，大遠看來像兩隻藍紙糊的鄉下燈籠，懷裏沒有抱着小孩，嬰孩被拋在茅棚裏哭。還有壯年們的裝束和孩子們差不多，所差的只是在他們的腳上有的是穿着鞋子，但鞋的前面都崩裂了，張大了嘴，五根腳趾一根不缺少露着頭向外面張望。

「他娘的！欠錢還錢，過了麥熟再還便等不來，仗憑着自己是一個土財主便無理的割人家的麥嗎？媽的！這年頭簡直就沒有理，咱兄弟們今天一定要跟他狗財主見個青白！」坐在石條上的一位壯年憤憤的說着，他的名子叫大三。——在前年他曾借過張家財主二十塊錢，文書上言明在今年四月裏連本帶利一起還清，不然便要

夜波

他村南的五畝肥地作抵押，他本想在去年秋收後便還清這項債，誰料一陣蝗蟲把穀子連苗葉都吃了一個光，今年不過麥熟自己還沒得吃，更怎麼談得到還債，因此他在前幾天給張家做了幾天工，一天只吃三頓飯，工錢張老頭子給留下，算做還利錢，誰料現在他這樣的不做美，願了一批僱工便要割麥子。

「他娘的！真太豈有此理！」旁邊的青年急憤的叫，揮着拳頭，孩子們不懂大人的話，張着嘴巴，瞪着眼睛，看着他們的嘴巴動。

「張財主：屁財主，不說理！南海大士顯個聖，管教他明年關大門，娘兒老婆死個絕！」婦女們也看不過張財主，蹩着嘴唇叫，聲噪和男人一樣粗——風吹散了她們的頭髮，披了滿頭滿額，像個鬼。

「打他個烏操的！連小少爺也放他二十四個跟頭！」急性的青年忍不住了，揮着拳頭便想往前跑；

「他娘的！老子雖然沒勢力，可是有兩顆大拳頭！那個孫子不扶來找親！——他娘的，張財主！」

「揍他！揍着一個死！連着小烏龜一起打個爛！」大眾騷動了，脚步往前轟！

「兄弟們！慢一點：不要這麼沒頭腦，做事要紀律一點！到那裏千萬不要動拳頭，把他割停當的麥給他一起搬個光，並且挨着這五畝地的東邊的那一塊麥田，是張財主的，也要給他轟個光，可是，要留心着小孩不要給張家扭住！」大三立起來向着大家說話，聲音很響亮，表情很勇敢，像臨出仗時的隊伍的軍曹向着自己的兄弟們訓話。

「可是，老三！這回事你千萬去不得！不然，張家看着你一定要到公安局報告你的名子。——窩在家等着，我們弄回來的東西可以跟您對半分

！」羣衆裏發出這樣的聲音，接着又是大三的聲音響起來：

「分麥不分麥那倒不吃勁，只要兄弟們肯替我做這件事，我便感激萬分！咱老子有一個壯身子，會做工也會吃飯！」大三說完，連着赤脚往回走去。

大眾上了土墩向前轟動，每一個人帶着一副緊張的臉，鐵腳踏着麥又響，向南捲像一陣風！立刻井台上只剩下脚印和陽光！

壯年們走的快在前邊，隨後是婦女孩子，排了一個列，像一隊兵，向前轟——時天已大半午，太陽在頭上燒，他們的額角上已經滲透了滿頭的汗珠。

不到十分鐘，大家到了目的地，張財主以帶刺的眼光一望他們每一個人的臉，嘴唇動了幾動，想說甚麼似的，但沒有說出來，眼光重又移到苦力們的身上去，看着他們很快的連着鎌刀沒說話，太陽在上面吸他們的血，可是張財主是坐在樹陰裏，旁邊放

着溫壺。

他們初到這裏臉色板的很老實，各人躬着腰拾地下零星的麥穗，誰也不說話，像嘴唇上黏着麵糊。

孩子們記着大三一句很吃勁的話，並且記的很牢：「麥子一起般個光！」所以這時他們便走到麥堆旁，張了兩隻胳膊便想恨恨的抱上一大抱回家捶捶換油條吃，大人向他們丟眼色，可是孩子們不懂的，硬要抱，終於惹的張財主硬着喉嚨喊出來：

「小東西，離遠些！不要挨近那個！」

孩子們趕緊縮回身子，灣下腰拾地下零星的，半塊的穗子。

「他媽的，大三放了屁！大伙子真會撒謊！」孩子們埋怨着，大人揪他們的耳朵，怒着眼睛瞪他們的臉。

天大概近午了，這裏苦力們快割完了；東邊，麥子捆成了很大的捆。突然那邊有人吹了口哨，隨着民衆騷亂了，拋棄了手裏零星的麥穗，以全身的量加速脚步，向東邊飛，到

東邊，將一大捆溜上肩頭便跑；孩子們伸直了胳膊抱一抱，往家跑，地下麥必刺着脚鴨；婦女們攆着夫脚往前走，鞋帶開了，鞋掉了，但，管他呢！跑！

苦力們以為是天塌了，提着鐮刀，瞪着傻眼，呆了。

「呵！瘋了嗎？反了嗎？他媽的強盜——笨豬！還不更我捉人！」張財主跳起來了，驚叫着，命令苦力們，可是，他們像沒聽見，荷下腰又工作開了。張財主挺着嗓子叫，喊，罵，以拳頭打他們，巴掌沒鼻沒臉的打着小孩子的頭，噠！脚尖飛起了，踢在孩子的屁股上，孩子倒了，爬在麥叉上，肚皮刺破了，呀！紅的，血滲出來了。

「呱！媽……」孩子們哭了，但只哭了一聲便抱著麥子駕了脚，顧不得擦鼻涕，鼻涕掉了下來，掉在麥桿上，像兩潭膿。

「他娘的：賊仔，放下！不，打死你們烏操的！唉！反了！……」

……張財主噙着嗓子叫，以石塊投着他們的頭，大伙子氣急了，賞了他一顆拳頭，立刻發紅腫了，一個核桃般大的疙疸，在頭上。

「反了！反了，真的反了，他娘的，賊仔……抓……抓你到公安局……坐……一輩子的監……他娘的……教警……警察……他……捉……」張財主的嗓子啞了，氣的要發狂，但是不中用，大伙子背着麥捆跑，頭上掉汗，但，忘記了。

張財主沒辦法。跑到公安局。

苦力們見主人走了，瘋了，大叫，大跳，跑到捆子旁，擔上背，跑，往自家村裏跑。

「喂！伙計：溫壺值三塊錢，至少二塊五，趕緊拿起來！」苦力者向著伙計叫，肩上壓着一大捆的麥，腳覺得沈——褲子和腿，汗掛和胸，汗水粘在一塊了，臉上像噴壺，汗掉，但是，忘記了，跑！

「他媽的！洋鐵筒不值一毛錢！不能吃！」

——啪！——溫壺碰到石塊上，玻璃碎了一個粉碎，不管了，一捆麥擔到肩上，跑，跑，入村了，到家了。

隔了二十分鐘，來了，來了，五個警察和一張腫了前腦蓋的臉，挺着胸膛，背着快槍，——可是，不中用，這裏只剩下禿光光的麥叉，樹下，一大堆碎玻璃。

一九三四，夏，寫於農村。

疑 問

(一)

天，陰沈沈地，像要下雨，又好
像要放晴，時候大概是下午兩點多鐘。
屋子裏給煩悶的空氣包圍着。爸爸
哭喪着臉兒，直噁地叫：

「家裏的錢，還有多少？」

「不還是昨天從王伯伯那裏借來
的那兩吊多錢嗎？」聲音是媽媽發出
來的。

「……」

「怎麼樣？又出了什麼花消？」

「團防捐——」乾脆地。

「咱家應當繳多少？」

「算吧……一畝地八毛……」

……四畝四八三塊二……三塊二

毛錢！」

「限五天繳齊」又補上半句。

「五天……五……有法

子麼？……」爸爸的嗓音有點壓

，怪可憐的。

沈默了一會。

「祇有再借借看！」

「都借到了！現在正是新舊不接
的時候，誰家有錢？自從去年遭着水
災以後，村裏家家患着同樣的病！
窮，只有劉五爺家活動些，但是他的
錢沒有六分的利息是借不出的。」

「天要人命，沒有法子！」媽媽說
完之後，拿起烟袋，咕嗒咕嗒地吸。

一團團灰色的圈子，在空中來回
的浮動，遮蔽了兩個橘子皮似地老臉

晚上，爸爸出去了，臉，還是和
從前一樣，哭喪着。

媽媽到我這裏來，和我挨近了！
並且拉着我的手，我真不知道這是要
怎地回事，媽媽今天變了！不像是往
日的媽媽怪和羈的，然而臉色可不大

耳 呈

好看，我有點害怕起來，媽媽說：

「孩子！別再要錢花了，我們可
沒有錢了！」

「爲什麼沒有錢？」我真的給悶在
鼓裏。

不知道嗎？孩子！今年春天
，咱家租了四畝地，好容易借利息，
把種子種上，剩下的錢還要交租，現
在租子尙沒有交齊，又要咱拿團防捐
，三塊多，你想我們那裏拿得起？我
們怎的會有錢，你想……孩子……孩
子……你……」

越往後說，媽媽的臉色越難看，
最後我背過臉來了，我簡直不敢看她
，然而她底臉色引起了我不不少的疑問

「媽！團防捐是做什麼用的？」

「交給城裏保衛團的！」媽媽擦
紅色的眼圈。

「保衛團是做什麼用的？」

「保護我們的，如果有人侵害我們，他們就保護我們！」

「他們住在什麼地方？」

「城裏！」

「在城裏住着，怎能保護我們鄉下人呢！」

「……到時候自然能保護我們，別問了，傻孩子！以後你祇要記住了不花錢就好……」

我不敢問了，可是我肚子裏的話，還是很多，多得像爬在大糞裏的蛆，不住的在肚子裏活動，媽的！真難受！

(一)

是昨天上午的事：

王老頭兒，一拐一拐地，走到我家門口。

「叫你爸爸去，說有人找他，有緊事！」

我不知是又出了什麼事，然而我想着：反正不是好事！

我慢慢地往裏走，湊巧爸爸迎出來！

「啊！王頭兒！什麼風把你吹到我這裏來，請屋裏坐！」

「有要緊的事告訴你，團防招又出來了，每畝地拿八毛，你一共拿三塊二，限五天內交齊！」臉兒嚴肅得像什麼似的，我說不出來。

「你費心，王頭兒，再多限幾天……我實在……」

「這不能和我說，公事公辦，不是一人專主！」

「慫……」

「你別麻煩了，這還是看着你我的面子，不然只限三天……」

「多費心……慫再給……」爸爸簡直變成了一個乞討的花子。

我不敢看了，我走了！媽的！王老頭一來，爸爸媽媽準得發愁，我真恨他！我早就想入山學劍，學成了！回家來，用飛劍斬死他。

(三)

昨天爸爸回來，時候快半夜了，進了門，一肚子氣，母親問也不說，祇是低着腦袋發愁，後來我出去了，

在窗外偷偷的聽見：大概說，上劉五爺家去了，又沒有借出錢來，劉家門口的人塞滿了利息漲到了八分。村東白松山又新到了二百多匪。

睡到半夜裏：

「阿銀！阿銀……」媽媽低着嗓子急促的叫，

「醒醒吧！睡死啦！」

粗大的手掌，在我的背部來回的推動着。

我醒了！揉一揉迷糊的雙眼。

一盞破舊的油燈，上下罩滿了一層污土，淡紅色的燈光，僅僅能辨清着面貌，屋子的四角裏，依然是陰鬱，黑暗。

爸爸在慌忙着收拾東西，情緒有點緊張。

「拍……拍拍……拍……」

清脆的槍聲，打破了靜寂的空氣。土牆上的窗戶也被震響了。

「快……快……快……」母親催

促着，一面讓我快穿衣服，一面叫爸爸趕緊整理包袱。

「上清溪屯吧，那裏或者僻靜些

！
說完了，爸爸低頭，很快地捆好包袱，我也很快的穿著襪子！

「拍……拍……拍……拍……拍……拍……」
接着一陣馬蹄聲，呼號聲，愈逼愈近了。

「彭……彭……彭……」是在敲我家的門。
我驚着想去開門，媽媽一手抓着

我。

「土匪……不去……不去……」她底臉成變了青色。

我糊塗了！想不去開，然而越來越急，破舊地柴門，幾腳被他們踢開了！

「爛東西，不要了！走吧！」

媽媽抱了妹妹，爸爸背了包裹，

剛出了門，正迎上了五個高大的漢子，抓着爸爸就走。

「我們沒有錢爺爺……窮人！」

「不要你們的錢，要你當快，牽

馬去！領我們到城裏，撈那狗官……」

爸爸向後坐屁股，兩個粗大的漢子在後面用鞭子打着他的背部，媽媽哭着哀求，跪在地上。

「饒命吧！爺爺……我們……」

「……」

媽媽哭，我也哭，在這雜亂的哭聲裏，我又想起了前天催交的團防捐

保衛團不是保護我們鄉下人的麼

……

(完)

營中雜詠八首

(一) 朔雲漠漠繞城圍，低接炊煙萬戶新。多少兵塵銷不見，平時今日又生春。

(二) 匹馬當年渡汝墳，倚戈今又伴斜曛。舊懷無數難重覓，坐看天涯雁幾羣。

(三) 昨宵劍影自錚錚，昆水無波百感生。是我前年征戰地，尙餘孤月挂銅鉦。

(四) 方城東去是襄城，中隔昆陽戰一杯。幾個白頭癡老父，諠諠猶話漢家營。

(五) 河山自古戰枰多，自對斜陽起浩歌。絕好詩情拋不斷，劍光如綫月如梭。

(六) 清水迢迢不放波，趙家河畔月痕多。抬頭欲向青天語，數點春星眼底過。

(七) 從戎我憶十年前，處處閒雲繞玉鞭。最是舊愁難放去，擎杯看到月初圓。

(八) 記得前宵渡潁西，寒雲落日草萋萋。西南山色閒無那，頻與征人送馬蹄。

初秋的夜晚

——鄉居雜記之一——

天已不是那樣的粘熱了，傍晚的時候，天上的幾朵浮雲，飄來飄去血紅的晚霞映在門前的河中，禾苗是那樣子青綠，遠山近水，好一副天然的美畫。在這時微風瑟瑟的吹着，堤邊的垂柳，不時的與萍草接吻，河水仍然是那樣安靜漾着。

堤邊的老樹下還隱隱約約有她的芳影在那里佇立着。好像是在期待什麼似的，她那蓬蓬的短髮，狹長的衫子，緊緊的裹着細腰，胸前隱約約的兩個乳峯，使人麻醉。

外面漸漸的黑了下來，黑潮在這時已侵蝕了神州的大半，屋中只有螢火似的燈光，她——英——和我都默坐在床邊，小屋的空氣是沉靜極了，幾乎連呼吸的聲音都聽得很真切。屋門後面整好的柳包和書篋，使人起了

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想；平常這屋子裏的點綴，在這時已少了一大半，桌子上只有幾片碎紙，還有一枝自來水筆，一張結婚時的伉儷的攝影。還仍然的挂在左邊的牆上，兩人都靜默的規矩的在那裏立正式的站着。

「唉！……」無意中他嘆息了一聲，小屋子裏的空氣又繼續的寂靜下來，只有隔壁的鐘聲滴答……滴答……的奏着頓挫的節拍；也不知怎的呼吸加緊了許多，心頭像小鹿般的不住的亂跳，好象有千言萬語，一時都想湧了出來；但是，不知爲了什麼一個字也吐不出，心頭仍是突突的亂跳，小屋的寂靜更加利害了。

「我們這次離別……」她這一聲衝破了小屋的寂靜，靜默的空氣開始活躍起來。她又繼續的說下去。「大概是在舊歷年前才能相會呢！這半年的

時光啊！如何……」

從窗外吹進來的一陣寒風，我忽的打了一個寒噤，這時才清醒過來；聽見她最後的兩句話，但是，當時也找不到相當的話來安慰她。我只有沉靜默思我們過去的事蹟；「滿路的荆棘，刺傷了我們的肌膚，那些無人性的豺狼虎豹，都對我們來勢兇猛。從酸苦環境中掙扎出來的我們，終於樹立了我們的愛情之花。難道說因了這小小的寒風，它就被摧殘了麼？唉！我想不致於吧！……」

「雖說有通信可以藉以互慰，但總是不好……」她這樣自言自語的說完後，便低下頭去，苦悶的景象佈滿在她的周圍。外面的細雨還是不住的傾瀉，落伍的綠紗，透進了不多的涼氣，屋裏還是寂寞和沉靜。

「不客氣的說，你現在是不上學

維真

的了，在家中替我料照一切，再說我三年已過，何況只有這麼一年呢！無論如何是要去的，我們的幸福在後面呢！不是暫時的是永久的，最後勝利

的錦標，是在我們的手中的。莫！請你不要以暫別而傷心，幸福不是坐在家中就可得到的！更不是老天奉送的，是工作的報酬。」鼓着勇氣說完

些話，我也不顧牠怎樣，便睡到牀上。翌日P市的晚景又重映入我的眼簾，都變了。

文壇鱗爪

程心芬

一，數月前論語半月刊上的半月要聞上，曾有一條消息說：

「青島××女子中學校檢查學生處女膜，由英文教員訓育主任等執行，許多年輕女子，因為不堪痛苦，淚流滿面」

青島當局閱悉之下則大恚。後經多方探悉，始知青年作家李同愈所發稿。當訴諸公安局，李乃被捕，按李作品常在東方雜誌及各大雜誌上發表，原在天津電報局任職，以寫作爲副業，在後以副爲正，住於青島，賣文爲生，以此罹禍。頗爲可惜，抑文人無行之過歟？

二，老作家郁達夫前曾攜夫人遊平津。在平時掩息無聞，在津則曾去某中學校演講，稍露頭角，近聞將寫一篇十萬字的巨著，以明清兩代遺事爲材料。返杭後，便開始動筆云。

三，文學季刊忽傳有停刊之消息，並聞鄭振鐸，靳以等將出版一月刊，名虎雛，十月或可出版。

四，北平前數日，曾有北平文話茶會之成立，爲孫福熙發起，到會者有名流，小姐，學者，記者。惟少老作家如沈從文，鄭振鐸，廢名等。皆未到，故以爲所茶會者，乃海派之玩藝耳，京派者不屑爲之也。

本刊啓事之一

保定文化學會之獎金徵文，現已移交本社辦理，刻正評閱文稿，准於三卷第九期宣佈結果，並照規定發獎，特此預告。

本刊啓事之二

本刊爲優待青年讀者起見特與振民日報商議合訂辦法如左：

- 一、凡在校肄業之學生，訂閱本刊，同時訂閱振民日報者，均按半價收費，本刊每月二冊，共收洋五分，振民日報每月收洋一角，但外埠訂閱者，每月另加振民日報郵費一角。
- 二、此項優待辦法自本月十五起實行通訊訂閱者，郵票十足通用。
- 三、訂閱地點，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幽燕社

西北公論 第七期要目

短評	
察綏中等學校應添設農文	農毅
空前水患中之晉省	道
希特勒勝利後的德國	雷伯豪
一九三六與西北	卓如
外蒙問題	雷伯豪
東歐公約與世界和平	劉恩
察哈爾省龍關縣的概況	雷伯豪
海軍軍縮會議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續五期)	雷伯豪
整理田賦聲中的綏遠	雷伯豪
歌女	雷伯豪
西北大事述要	雷伯豪

文藝戰線

第一二七二隊裏目錄

黨人與乞丐(完)	張少峯
生命之敵(完)	李光亞
血管裏瀰出來的一封信	家偉
明恥園筆記(日記)	孔均
十字街頭(詩)	賁榮
讀「聊齋誌異書」後	燕子
觀罷「風流爵士」後	華西里

第三卷 第二十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每份四分 郵費在內
 全年二元八角
 社址：北平絨線胡同一七〇號

商務印書館

編印

幼童文庫

第一集二百冊發售預約

(冊數)全集二百冊六開版式用厚紙彩色精印(定價)大洋廿五元(預約價)大洋十五元(郵費及包裝費)國內各行省大洋一元二角(截止期)廿三年十月底(出書期)分四期出齊於廿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五日十二月十四年一月底二月底各出五十冊▲樣本及目錄索閱即寄(編輯人)徐應昶主編沈百英宗亮寶趙景源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歡迎一切關於文藝政治之文字
- 二、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三、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四、來稿經刊用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五、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六、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 七、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郵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保定振興民日報 每日一張

是復興民族的利器
是救濟國難的先鋒
是保屬民衆的喉舌
是傳播文化的機關
歡迎訂閱 報費 每月二元 半年一元
完消淺文 備息顯字

社址：保定穿行樓東二十五號

幽燕半月刊

第三卷 第八期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幽燕社

發行者

幽燕社 保定振興里十四號

印刷者

益世印 保定大金線胡同

代售處

保定各學校傳達處

定價

每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二元